



雅美人投身台灣工資勞動市場暴露於貨幣經濟的風暴之中。

50年代末期，赴台的雅美人，
多數從事山林勞動，
大量在台東、屏東一帶山區的林班工作，
後因對勞動市場的熟知，
觸角次第伸向捆工、建築工等行業。
為了加工出口經濟的勞力需求，
雅美人浮沈在大、中、小型工廠中，
一般地從事非技術性勞動。
低收入，無安全保障，流動率高，
一群又一群流落都會的雅美勞工
逐步在趨向文明社會的同時，
失喪文化認同的本能，
步入存亡絕續的風暴核心。

撰文／攝影■關曉榮

根 據60歲以上的雅美老人追憶：日據時期以前，大抵還沿著鑽木取火的方法，當時偶有遭遇海難的船隻漂到岸邊，雅美人從而獲得少數珍貴的鐵器。到了日人統治時期才有火柴傳入，這時鐵工具的取得，時因日人的贈與，成以物易物。台灣光復後，才有現代漁網傳入，取代了原有植物纖維所製的魚網。這些傳言有待史學、考古與人類學的深入查證，大抵而言：當時的雅美人過著一種共勞共享的生計經濟生活，生產與分配皆透過傳統社會組織的功能來

完成，並以造屋、造船等重要祭典儀式中相互饋贈、聚饗，乃至於消弭人際紛爭時土地與金箔財物的賠償轉移，以及財產分配與繼承制度，來完成社會資源再分配。雅美族群的燒製游耕農業與海洋漁獵業及迷你豬、山羊的家庭畜牧與少量的採集，在並未大規模破壞改造自然的條件下，交織成一個大體上順應自然，並與生態維持著相當平衡關係自給自足的初民文明生活。

文明利刃 一刀支解

以講求效率的複雜社會分工，科學技術與貨幣商品經濟，大規模改造自然、消耗自然而取得空前的物質、技術與組織強勢的現代文明，透過政治力量使蘭嶼門戶大開，毫無選擇全面暴露在這文化再生的創造力亦不及消化涵容的危急處境之下。雅美人對原有生存必需品的需求，急速擴張到現代物質文明的每一個角落，商品交換衍生了迫切的貨幣需求。雅美文明傳統的物質基礎、欲

望節制機制、價值觀，在這洶湧波濤的沖擊下潰決。延續了數千年的人與土地、海洋依存的親密關係，就此被現代文明的利刃一刀支解剝離。

隨著民國56年對外開放而進入蘭嶼的外資，在毫無貨幣基礎的雅美人家園，建立起獨佔性的觀光產業，壟斷了土地與自然在現有經濟體中所產出的貨幣利益。光復後品質低落的國民學校教育，恰好為台灣的廣大勞力市場，塑造了具備語言能力及一般性常識的勞力條件，為工資交換鋪設供輸之路。蘭嶼本土所具有的工資勞動機會，大抵而言，僅地方建設工程的勞工、蘭花、烏木等產量少市場小的採集勞作、各類民族誌與人類學田野調查的報告人、供應觀光業需求的少量海產作業，賺取貨幣的途徑窄小而量少，驅使雅美勞動力毫無選擇地大舉投入台灣勞力市場。

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於了解台灣勞力市場的貧弱，勞力交易的條件單薄，以及地理因素的限制。早期赴台的雅美人秦莽以其慣於山林勞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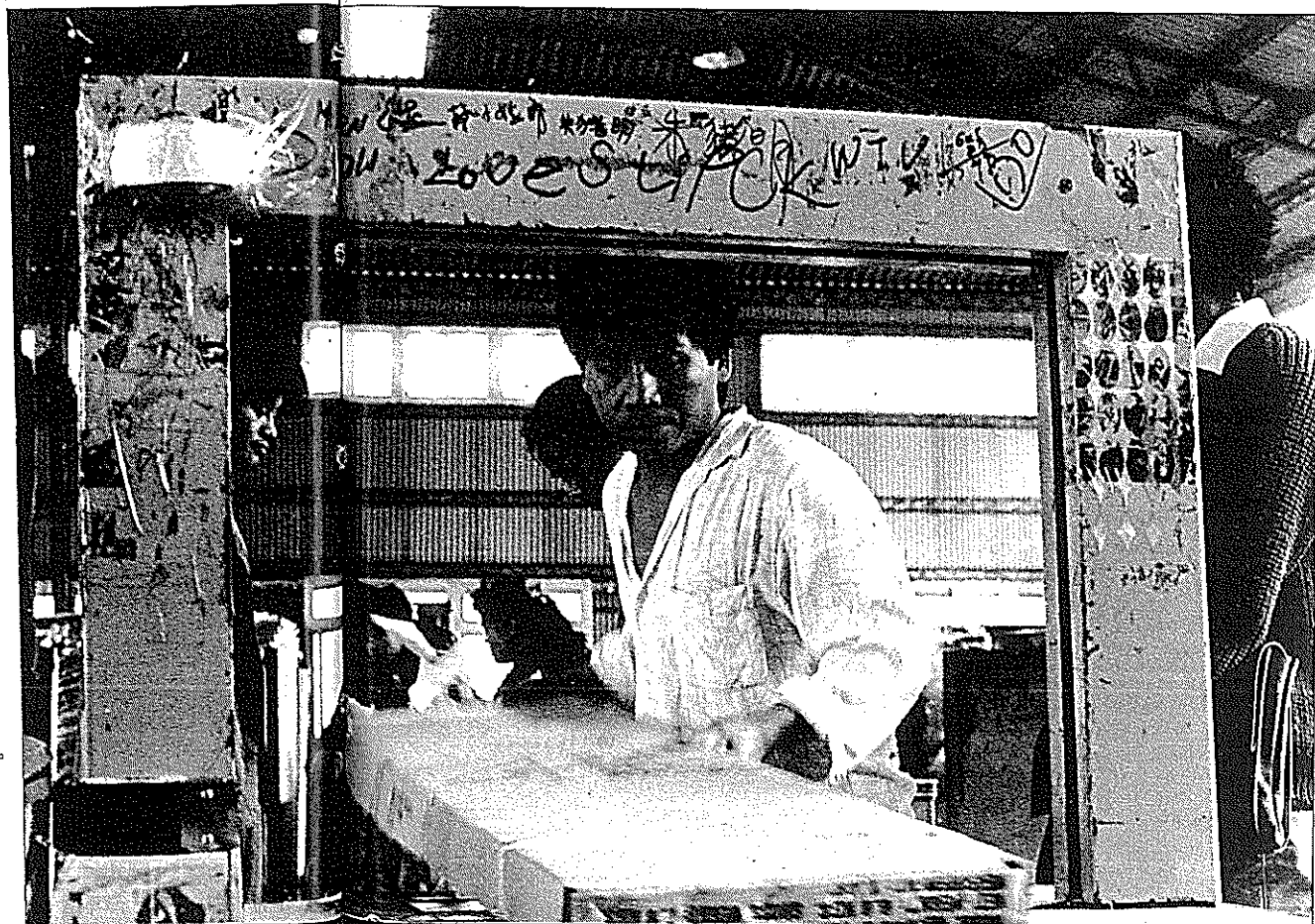
的體魄，投入台東、屏東一帶山區的林班工作。由於傳統的生產作息在文化解組的初期，還具有相當的運作力，雅美工人處於季節性流動的狀況，漸次自台東、屏東展延到南投甚至新竹縣境的崇山峻嶺。出入於蔓草雜枝之間，砍草、挖土、植樹，工作吃重且需要耐力。當時的工資與生活狀況，可從丁松青神父所著的「蘭嶼之歌」中找到貼切的描述與紀實。「工寮長屋內的佈局很像軍營，狹長的走道兩側是高出地面一呎的木板台，這兩道一直通到長屋盡頭的木板台就是我們的床，走道的兩端各有一個大鐵爐，鐵爐外堆滿了乾柴並晾滿了工人們的衣服，所有工人全都睡在兩列地板上，並沒有為女孩們另開臥室。稍後，我才得知女孩和自己族人睡在一起，是為了避免受到外族工人的欺侮。工資是每天80元，但要扣除當天的米錢8元，女工的工資每天75元，米錢扣5元。工作時間從清晨6點到下午3點半，中午有半小時可以吃飯。老闆只管白飯，偶而買些魚罐頭、黑

糖和蔬菜加加水，『忍耐』是我在席間一再聽到的字眼。他們談到在屏東打工的經歷；那兒氣候溫暖，老闆還給他們配菜吃，甚至於還有吃肉的例子。屏東在他們的談話中成了『快樂之土』，可是沒有人提到那兒的工頭時常扣工資或白榨他們的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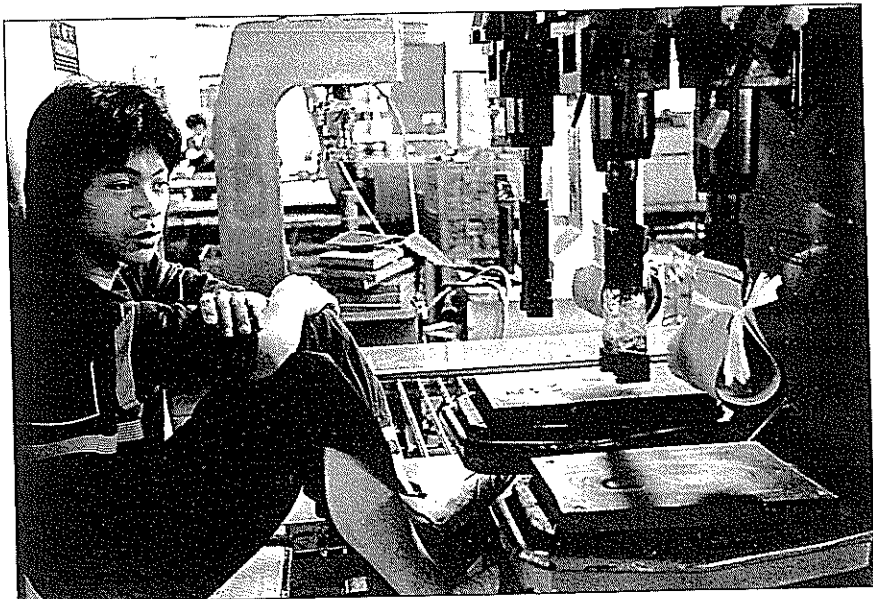
第一波投入台灣勞動市場的雅美人，現年約在35歲以上至50歲之間。此後並由於在台生活的經驗日漸豐富，對台灣勞力市場了解增加，與在台灣的他族之間逐漸建立了關係網絡，現年30歲至35之間的雅美青年，開始向勞動市場的其他行業探索。他們的觸角次第伸向粗重勞苦的掘工、建築鐵工業等，足跡遍佈全省。今年33歲的李秋平回憶著說：「我大約是最早離開台東到西部幹掘工的人，那時在嘉義的一家貨運行，老板待我們還不錯，我們一起好幾個同鄉青年，搬運最多的是汽水和水泥，兩件事都是很吃力的工作，剛包裝好的水泥常是燙手的，搬得快搬得多就賺多



因父母到台灣醫牙，陳進貴的幼弟跟著來順便成了生產線上的臨時僱工。



打包機的劈咭聲在廠房上空迴响。



鞋業不景氣，生產線喘氣反而使人覺得無聊。

些錢，有時候兩隻手腕都被水泥燙得粗糙麻木了。當時；老板因為我們工作賣力，很喜歡我們。因為個人因素，要離開的時候，他還一再告訴我們，如果再回來找工作，絕對歡迎。我也跟別的同鄉幹過鐵工，在工地扛鋼筋走竹架上下下。遇到夏天太陽大，鋼筋晒得火燙，幾天下來，肩膀就燙傷破皮。休息時間，我們就陰涼的地方躺下，有時候；看著路過的人，穿得乾淨整齊，想起離鄉背景的自己，心裡很難受。剛出來打工的時候，人生地疏，就連要怎樣坐車回台東都是一件困難而讓人徬徨不知所措的事。後來，有一段時候，我常常想：我為什麼生在蘭嶼，如果生在台灣不就可以和那些人一樣過好日子嗎？這個想法在年輕的時候使我困擾了很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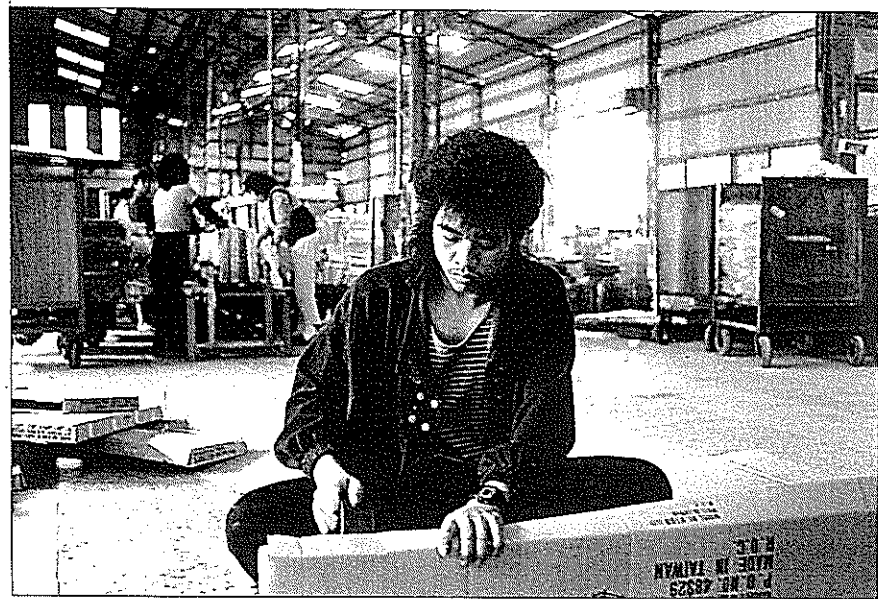
勞力大量流向台灣

李秋平赴台打工的時代，正值59年間蘭嶼設立國民中學的時候，因此；戰後的雅美新生代，除少部份中途輟學者以外絕大多數都在國中公費教育畢業後，流入台灣工資勞動市場。直到75年，蘭嶼成立了東港水產職校分校的水產製造科。第一屆因國中校長以各種理由，扣下學生畢業證書使應屆畢業生「考入」水產高職分部，第二屆起

就僅有10人留下。雅美新生代離開國中，繼續升高中、高職、師範學校甚至大專者人數屈指可數。國中畢業身無一技之長，正應合了60年代日漸在台灣發達成形的勞力密集加工出口經濟，對非技術與半技術勞力的巨大需求。直到今日，這群勞動力第三波流入紡織、染整、成衣、製鞋、沖床、皮革、傢俱、電鍍等大中型工廠。從事低收入、無衛生安全保障、福利差、流動率高、生活條件貧苛的勞動。

雅美傳統中的青年，15歲加入漁團，是傳統雅美教育中，正式開始養成雅美青年的重大時刻，他們開始積極地學習各種傳統社會組織裡兩性分工、長幼分工等各種複雜而多樣的技能，並參與社會組織運作，人際關係並接受禮儀、祭典等文化陶冶，逐漸上族群生命中心支柱的地位。這一代的雅美青年，被貨幣經濟的利刃自母體割離，投入台灣勞力市場底層，開始為工資賣命，正是15、16歲的年紀！

根據蘭嶼鄉公所完成於75年11月底的調查；雅美在台勞工總數719人，這個數目大約是全族人口的1/4，佔全族生產支柱人力的絕大多數。因此，留在蘭嶼的雅美人素半是老弱稚幼。15歲以上30歲以下的人數是648人，30歲以上55歲以下僅71人。



雅美青年常追求市場流行的造形。

這個數字顯示了30歲以上雅美人回流故鄉的事實，其因素大致可分為：土地遺產的繼承與照料、成家有了下一代、在故鄉的外資產業夾縫中摸索出一條生存之道（例如：捕捉龍蝦等海鮮或熱帶魚、經營家庭小店等等）、親代老邁體衰多病需人照料、以及這年齡層尚與傳統生活保持相當的連繫等精神、心理與價值上的因緣。這些因素使他們成為季節性流動的勞工，如飛魚季以外的時間赴台工作。有時亦成為事件性流動的勞工，如突然需要一筆錢修造住屋等等。

雅美青年大量投入了台灣勞力市場，一般而言；由於受到勞動市場作息與經濟條件的限制，每年僅在「過年」得有較長的假期返家一次的人佔大多數，對傳統雅美文化的延續而言，造成無法挽救的新土壤的嚴重流失。對這群青年勞工在台工作與生活而言，則引發了許多調整適應的複雜問題，這些問題又迫使青年返家後暴露在另一層對家鄉人文與物質生活的失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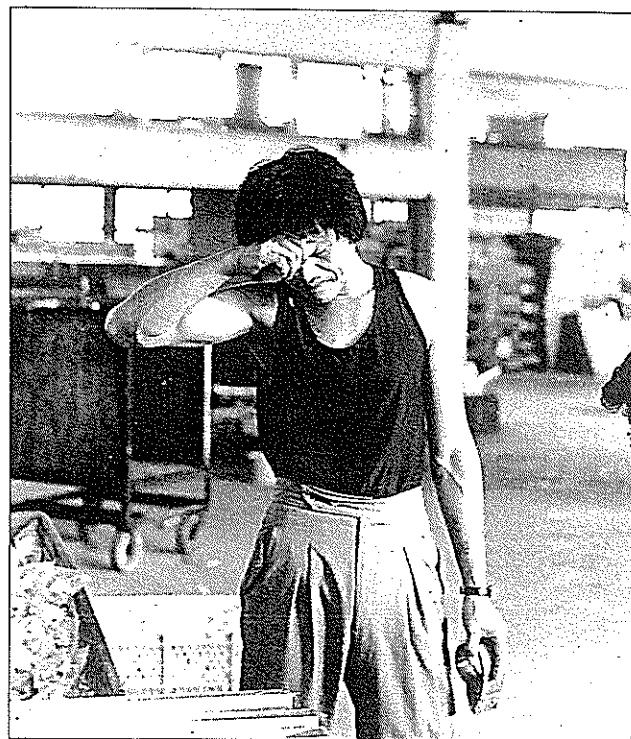
自從台灣製鞋業重鎮，由三重市轉移到台中、彰化縣境後，雅美勞工在中、彰二縣從事製鞋生產線工作者極多。現今中小企業，為了逃避勞基法保障的勞工權益，將廠內的生產線全線或部份轉包的情形十分普遍，如此一來，還可將底層勞

動力流動率高而難以掌握的頭痛問題轉嫁給包頭負責。在台中縣境，有少數幾位雅美青年，因自己從事製鞋生產線工作多年，對生產線全線作業、機具操作與故障排除已具能力和經驗，在鞋廠的人事網絡中建立了相當的關係，對勞動行情略有掌握，遂在這些條件下承包鞋廠生產線工作，帶領著一群大者20餘人，小者5、6個同族青年投入生產線上非技術或半技術的勞動。

生產線上的勞動

陳進貴，今年26歲，已婚，育有一女。在台中縣大甲鎮威勝鞋廠包下半條生產線賺錢持家，他自67年開始來台工作，他說：「初到台灣的時候，沒有任何技能，對台灣的生活與就業市場陌生而徬徨，工作換來換去，生活環境也換來換去，很難適應，總覺得要和同鄉人在一起，有個自己人的小圈子，互相照顧解決難題比較好。現在帶這些年輕人，我包下生產線，要他們在線上學習不同的操作，一方面可以不那麼呆板單調，一方面可以學到整條線每一部門的工作方法……。」

自從早期的草帽、草蓆等傳統工業式微淘汰之後，大甲鎮一如全省的其他鄉鎮喪失了地方產業特色與活力。幾條新開的寬闊馬路穿鎮而過，鎮



郊的大甲溪支流，卵石密佈的河床上，棄置著建築廢土、磚瓦，以及各種文明的垃圾。夜市場賣著全省各地相同的食點，以及同樣的因市場飽和生產過盛而四溢的成衣攤販，白日勞動重壓下解放的人群對衣食的徵逐，使這夜燈下的市集有了熱鬧與富足的形容，愈發地凸顯了小鎮白日裡緣起於依賴性加工出口貿易經濟，對勞力的壓榨、對人性的撕扯所造成的虛無和荒蕪的氛圍。

鞋廠裡瀰漫著辛辣的揮發性溶劑氣味，在輸送帶旁，面對潮水般湧到的打釘、上膠、鞋幫等單一動作，常驅迫工人不自覺地使自己變得準確迅速。唯有如此才能忘卻工作的單調與無聊。元月底靠近年關，生產線上趕著出貨，但是由於台幣

升值對中小企業造成打擊，「趕貨」也只是趕些小數量的訂單，不若生意興隆的年市那般緊張而殺氣騰騰了。作業偶有停頓的空檔，人們無聊地玩弄手裡的工具，索然地等待下一波忙碌將他們捲走。休息的鈴聲響過，工人們三五成群離開廠房，煙頭在深呼吸中燃燒……

除此之外，台中縣大甲鄉，十餘位年齡不一的雅美人，在久大傢俱工廠做工。這是一家製作金屬傢俱的工廠，電鍍區有如一個臨時的冶金台，工人們戴著膠手套，整日在巨型的廢液槽之間來回走動，鐵褐或鏽紅的傢俱組件，經過一道道除鏽與電鍍的手續，吊掛在輸送架上，閃著刺眼的金色光澤，在漠無表情的工人群中緩緩移動。包

裝部門堆滿了疊得整齊等待出貨的紙箱，箱上印著工整的中文字，趕貨工人各自分成摺紙箱、放組件、打包各據一方，就著身邊的組件箱快速而忙碌地工作，外文說明書與印刷華麗的產品圖片隨著間或滴進紙箱的汗水，一同被封裝起來，打包機的塑膠帶纏上紙箱，在工人頭頂高大而空蕩蕩的廠房上空迴響著嘖嘖咻咻如鞭子般抽打的聲音。

工廠對面，一家撞球間緊鄰著小吃店，這是雅美青年休息時間的聚會所，煙酒吃食與吃角子賭具的短暫刺激填補了從生產線暫退的空虛。當勞力與賺錢意志還未被榨乾的時候，加夜班一方面賺錢，一方面也省去為晚上的大塊空間傷腦筋，

直到疲憊地回到一坪半大，擠著三、四個人的斗室，爬進自己的床位。

深入勞動底層

蘭嶼國中的輔導老師曾經說過：「學生們對自己一生的工作生涯沒有計劃性的概念，沒有長遠的考慮。因此，一些立即的、淺短的目標對他們很有吸引力。希望很快地賺到錢，以滿足被觀光客和電視所挑起的慾望，用以來表現自己。」在豐原的鞋廠包工的雅美人李木清說：「年輕人常藉外在的造形，和浮誇放蕩的行為，引人注意，博取別人的認同。」

以好萊塢英雄暴力加上MTV搖滾明星的包裝，

自資本主義中心投下行銷的巨石，它的震波撞及世界各地，在半邊陲市場擴散其行銷與制約反應的漣漪效應。符號化的商品流行市場刺激著消費者，對迫不及待地需要「流行符號」來包裝自己，以取得安全感與強化自我認同的群眾而言，在髮式、衣裳上的跟隨市場，乃是被行銷術充份利用群眾心理而設計的產物自不足為奇。國中畢業的雅美青年。如同心智未成熟卻被勞力市場採擷的青果，非技術勞力的立即使用換得貨幣工資後，就在商品流行的市場面前，徹底暴露了心智上獨立與選擇能力的薄弱。這應是雅美青少年，以今日市場上西方龐克或日本原宿符號商品化的外衣包裝自己的心理舞台。大體上；這股市場力量量壓了50年代後出生的雅美青年。

現年33歲的李秋平，成家後由於長子繼承與育兒等因素，返鄉定居。妻子曾秀妹在蘭恩幼稚園教課，自己則以優秀的射魚才能，供應觀光海產。在貨幣經濟生活之餘，因土地照料與生活參與，仍與傳統生活維持著相當的連繫。他曾經在飛魚

季中的一次閒談裡感嘆道：「划著小船、慢慢地將魚網放下去，等待中，我躺在舟底望著天上的星星，小船隨波浪湧動，飛魚在夜靜中衝網的濺潮聲，在海風中傳來，我的心安寧而富足……。」

李秋平的話雖簡單，但是有幾點特徵值得注意：①他與傳統生活的連繫②貨幣經濟問題得以解決③生命價值的體認與掌握。由此看去，他在小舟裡所感受的安寧與富足，乃是源自他的生活方式，恐怕與現代人消遣娛樂模式中的任何快樂，都有著質與量的歧異，正是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早已喪失的東西。由於前文提及50年代以前戰後出生的雅美青年人口，有回流家鄉的現象。他們的回流，使蘭嶼對雅美人存在的賺錢機會，諸如少數公教人員、海產熱帶魚販賣、家庭小店、零星短期的工程勞動等，皆呈人力市場飽和狀態，間接地對50年代後的青年造成自然的推擠排拒現象。他們間或也做季節性流出的勞工，正是最好的證明。

從早期的林班工到李秋平等從事繁重體力勞動，

直到進入加工出口貿易生產線時代，50年代後出生的雅美青年大約可視為第三波勞工。相應於前述的推擠作用，他們被更強大更難抵禦的力量，深植入台灣工資勞動的底層。童年生活，即已充塞著傳統與現代物質的衝突經驗。投入勞動市場後，每年返鄉一次使老輩們戲稱他們是「觀光客」，可見他們與傳統文化紐帶斷裂，卻還存在著血緣連結的事實。這些相互衝突的力量，使他們變成價值錯亂與矛盾的作用場。

相對於李秋平在小舟裡所擁有的安寧與富足，第三波的雅美勞工全面暴露在劇烈而深刻的挑戰下。勞工權益無保障、工作衛生安全條件低落、待遇福利被剝削、生活起居品質惡劣等勞動底層的汙穢，使青年深陷其中。許多人因自己的勤奮，得不到相應的薪資回報，而頻繁地從製鞋轉往傢俱，從捆工轉往搬家，轉來轉去情況並無改善而深感納悶與痛苦。殊不知，這樣的轉業，事實上只不過在相同的勞動底層做徒然的水平流動而已！要在不同高低層次的社會階級中向上攀升，必需

具有文憑或特定技能，乃是唯一的遊戲規則。這些條件的養成和取得，才能解決問題。

存亡絕續的風暴

由於台幣升值對鞋業造成衝擊，景氣不佳的情況下，與包生產線的陳進貴談起轉業與技能訓練的問題時，他表示還沒有想到這上面去。但是當我提出若鞋廠相繼因產業變動而倒閉，那麼他數年心血在製鞋方面建立的技術、經驗、人事關係網路都將一筆勾銷的假設時，他感到十分茫然。對於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所需條件的認識不夠，加上頻仍的階層水平流動，對雅美青年的未來造成嚴重的限制。這第三波的青澀果實，在勞動底層嚴苛的生存條件下，被強行「迫熟」，榨出勞動者的生命汁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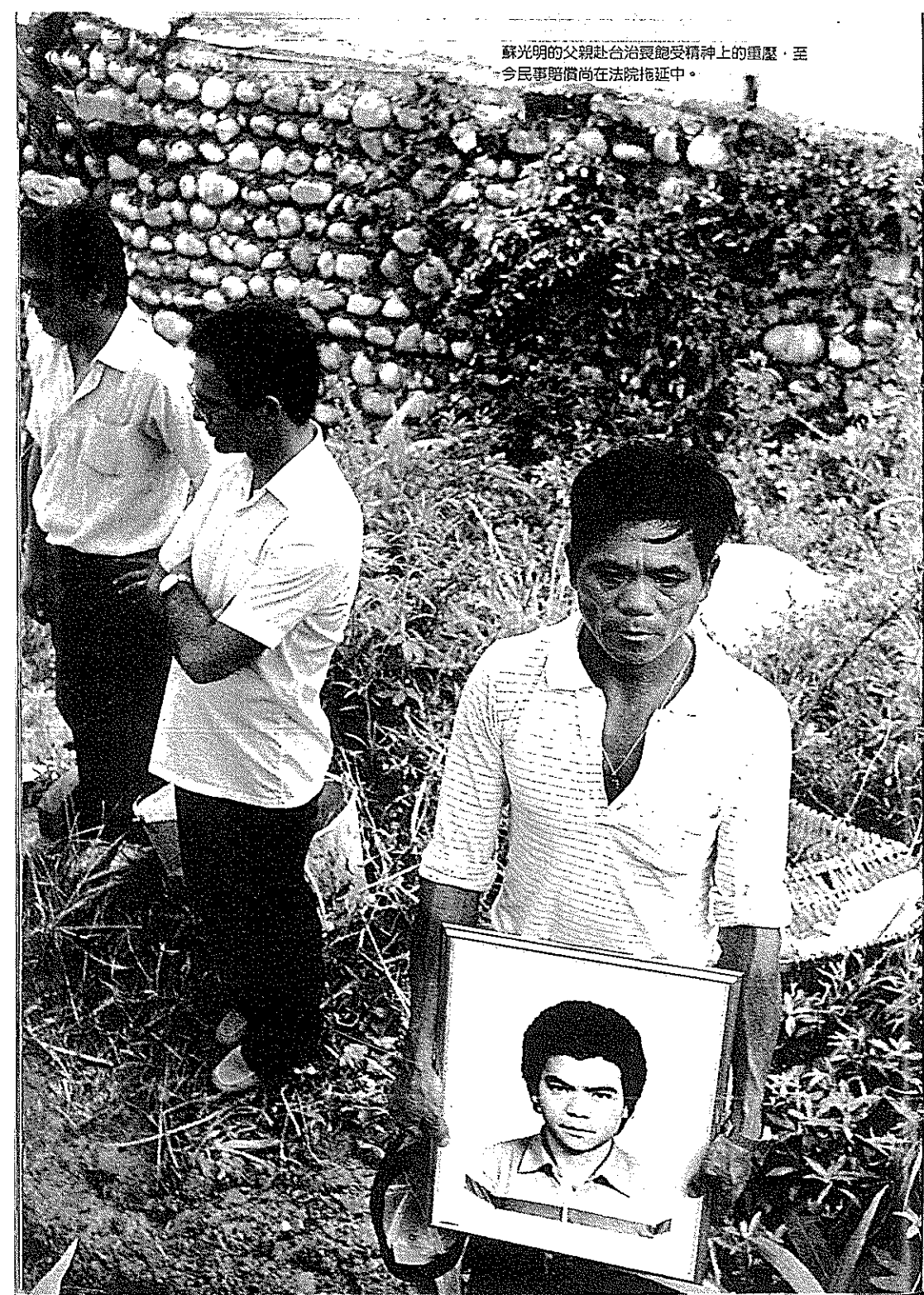
元月底，往台中採訪時，大雅緻的雅美青年，剛剛與當地人發生衝突群毆的事件。年長的人為了保護後進而出面調解，許多年輕的則自我檢討，認為不該打架。大家一致的看法是：「我們出來



痛苦在酒後寄情於卡拉OK之中。

假日聚飲酒後爭執不歡而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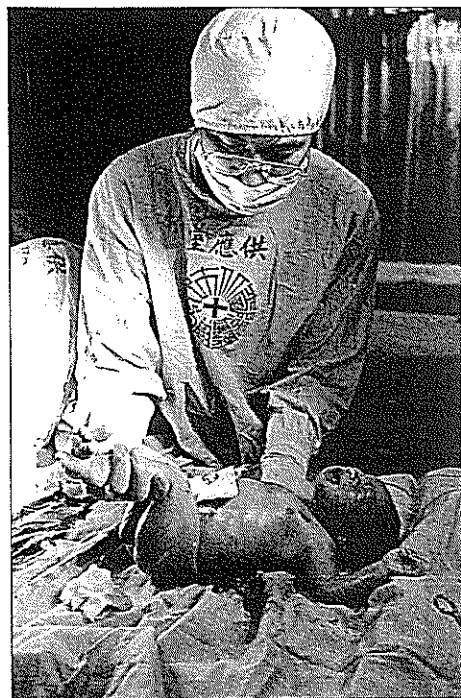
蘇光明的父親赴台治療飽受精神上的重壓，至今民事賠償尚在法院拖延中。



是賺錢，不是來鬧事的！但若被人欺侮當然要反抗！」

數日後的一個假日，大家聚在一個攜家帶子的兄長賃居的屋裡，飲酒，聊天。席間有兩位青年在酒後起了劇烈的爭執，迫使大家不歡而散，未成年的兒童也置身於煙酒、歡樂與爭執衝突之中。在勞動生活中，己群內部與他群之間紛爭不絕、勞動傷害案件、輾轉不安的職業流動、商品市場中的浮沈、酒精依賴加劇等等，在在迫使第三波雅美勞工的心智，陷入心理失衡、價值錯亂的泥濘。

當我初至蘭嶼，剛與隔鄰的62歲林味老先生認識不久。有一天，他拉我到國宅裡，在我感到納悶的同時，他掀起一條蓋在桌上物件的陳舊毛巾，一具老式的英文打字機呈現在眼前。他接著為我做了示範性的解釋，原來他從民族研究所所長那裡學會了雅美話的羅馬拼音法，至今仍為民族所研究雅美文化的報告人。每打一張故事或傳說，可得120元報酬。這個收入對他仍然維持的傳統生活方式，其重要性只佔極小的比重。我常不經意地在傍晚時分，途過他自山裡田間，推著手推車，載運芋頭、地瓜或木柴返家。暮色蒼茫之中，他有一種勞動後怡然自足的形容，精神上的統一和諧，常在我旁觀他工作的時刻，自然地流露出來，對島上因觀光或其他的現代勢力所肇生的錯亂，具有內斂而篤實的免疫力量。從林味到赴台的林班工；從李秋平到第三波的勞工；雅美族群次第喪失了原有自給自足的民族文化統整與和諧，步入一個存亡絕續的風暴。



75年9月出生於異地台灣的雅美嬰兒。